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八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决隙也吾

欲恣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

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爲侯王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巳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世欲有以蠱之久矣一聞恣耳目窮心志之問即深賛

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夫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酗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本不難照蓋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已故因其閒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巳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

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既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為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為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略地過去莫

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狥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縱也睢仰目貌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

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人間於側（間去聲厠也）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與娛同）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勢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良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

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而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無所容足而為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理哉臣謂斯高之言皆斲喪秦室之斧斤後世人主不可以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

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
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
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
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决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
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

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宫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隐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高聞丞相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宫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乆矣上不坐朝居

深宮欲見無間間音閑謂無事時也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来吾乃燕私丞相輒来請事丞相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年少而相輕也趙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欲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旁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来且丞相

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觳音角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有邪泆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以斯屬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搒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

更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搒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豈下於高者且墮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怪其玩弄于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高之為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反而言之吁可畏哉

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為中丞相之名内而宫禁外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末為齊簡公直須時耳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羣臣皆畏高

臣按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羣臣而卜

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為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漢高帝時以沛公起兵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

不朝見使其壻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宫高入告曰山東羣盜兵大至因刼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臣按趙高之工為諛説二世必以為愛已也孰知其睥睨璽韍欲取而代已哉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剟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状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

不列于內臣之篇而敘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

桀黠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自宣

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户之轉者機謂弩之牙皆物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焉明習

文法元帝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

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决貴幸傾朝百僚

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

持詭辯以中傷人詭辯姦詭不正之辯忤恨睚眦忤恨違忤而怨恨睚眦怒目相

視貌怨之小者也輒被以危瀘被加也

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徼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

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

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葢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宣

帝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陳王

事望之白選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為給

事中漢制給事中為加官朝臣加此則入朝內朝故曰給事中非今兩省官比也與侍中金

敞竝拾遺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失則收拾而正救之也故後世以為諫官之名四

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史高克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之有隙石顯又與高相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然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之有隙故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絀也宜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蓋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為

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驗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揺動

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覩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

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貿亂黒白大抵如此史稱顯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懵然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請免為庶人又許之由君徳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計吁可歎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内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

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

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御膳上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為善而以為惡不以為忠而以為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為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為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幾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為之而帝果不能治

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為忠為善其益可勝既耶故曰小人挾材以為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推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為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為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為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都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房時石顯專權是時弘恭已死顯代為中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

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

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人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知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名充宗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徼寵終則刼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茍幸入明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如是在肓音荒之疾藥之不能達傅音附咽之瘻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

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為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賛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娶女蓋於陰之方萌

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言奉使往諸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

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宫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之知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為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

覓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

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文已過而揜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即位休權之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貴

寵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主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
博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陰言已過固
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
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
如此之事孤已自偹知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
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
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講業不復使昭等
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著長而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傅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見後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憸邪用心不謀而

合大抵如此若後之姦臣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經帷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多蔽蒙之説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主皆不可以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文帝魏宰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謚為帝賈充為昭弑魏帝髦以成晉簒武帝為太子充頗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簒魏為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紞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泰

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恊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畧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凉二州軍事充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

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瓘晋三公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顗等皆稱充女絶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充昭之黨輔成篡弑之事在晋室則為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

日久姦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恐充一出外而失其所恃也故秦凉之行且赴鎮矣而荀勗為畫結婚之謀且力稱充女之才德於是充遂留而婚以成帝嘗謂其五不可矣見後后德篇然內則楊后受郭槐之賂以主之外則荀勗諸人更相從臾以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矣葢姦臣用事未有不內結宮闈外交羣小而後能遂其所欲者妃立而晉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為

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力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賢君然

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彊相而因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於外則言於武帝使為膠西相蓋高帝

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
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
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
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
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
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
每休暇車馬填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主悅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悅之矣又能伺候上意而爲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功實不以承迎巳意爲善而以規弼巳過爲忠如此則雖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雎盱於前畢伏如鼠出則横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既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

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真也哉

太子侍讀徐摛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悅乘間白上摛年老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真欲之遂出為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顓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妬臣欲顓其君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樛木如螽斯則不肯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介臣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則不肯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

訣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已右者得進而分其寵故雖區區一徐搆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其言曰搆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言而質之搆則其姦罔立見矣然异敢於為此者蓋揣帝之意惟已是信必不加質問故也後之姦臣顓國擅政不欲人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之如异者蓋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內不自安據河南

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皆謂非宜是歲正月乙夘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異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夘上愈神之然意猶未决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賛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絶後來之望上乃定議

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淵明宗室子以戰敗陷魏淵明亦遣人奉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為通啓景於是始為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

不復為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朱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時太清三年正月也三月城陷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為景所簒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為阿諛取寵倖至謀國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覘侯景之降納之非策也异察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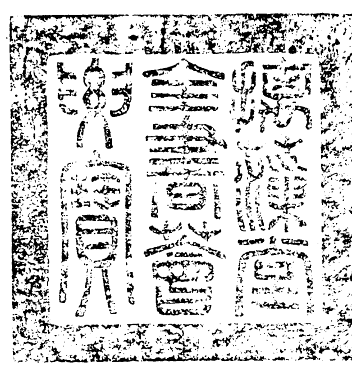
正月乙夘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為諂語以媚帝矣及景使之来果云来降之謀決于乙夘盖异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天奪其鑒使懵焉若是邪夫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异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异本儒生豈蠢然無識者其為此也特欲保富貴耳用事三十年

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
唯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為國忠謀
梁武甘其佞樂其詐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异而
帝獨不知之方且哀憐於既死之餘而寵贈以非
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邪夫人君欲
觀其臣之邪正大畧有二道焉謀議徇國不徇君
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
也反是則邪矣异為大臣而导諛黷貨兼有二罪

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十八終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萬宣

謄錄監生臣朱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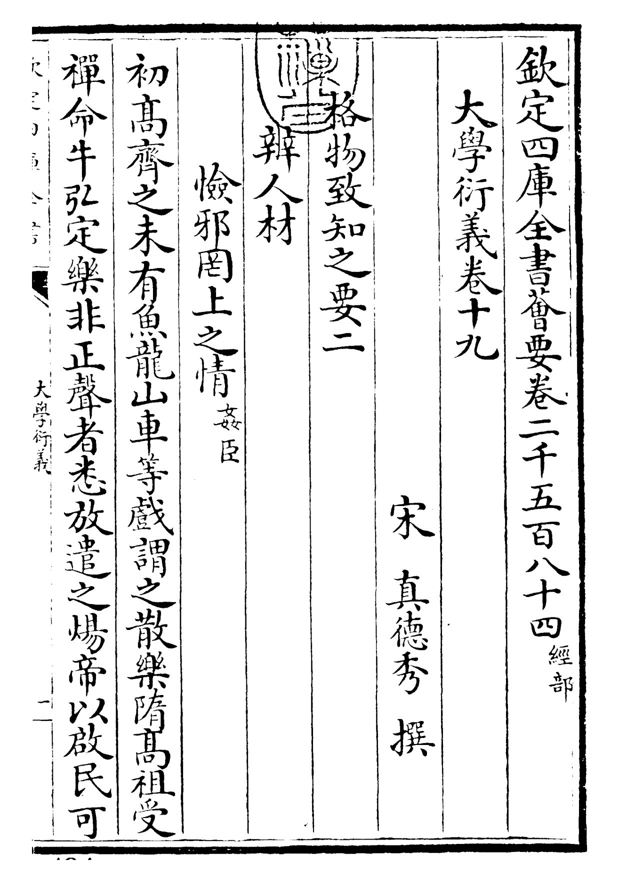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八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姦臣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啟民可

汗將來朝啟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藴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上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

商人啗送誠欵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吐谷渾突厥二大國也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黄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御史大夫裴藴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煅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附藴藴甚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即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悦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王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熲者文帝

賢相煬帝殺之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藴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玅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寃之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輙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如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

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来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悦而罷後又問伐高

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玆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老革猶言老兵）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為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

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内陷没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李密帥衆逼東都李密叛臣也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

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决没因歔欷鳴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縁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内

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容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為也（後宇文化及等反弒煬帝虞世基裴蘊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睢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

人於是帝之心蕩于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趍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悦之曰公論其逆訬體本心以其能去巳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

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多許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感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為此者欲以保有寵禄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禄之可保耶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

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已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已者衹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葢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

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篇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高宗元妃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俄拜侍中進中書令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

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為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于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絶高宗悦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為悦而敬宗逄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

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絶其害必彰義府又謟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巧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謟事太子而獻箴之言乃

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

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義府即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

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

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忍於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玄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愛尤盛（壽王瑁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助即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給交於外廷以自助此林甫所以願自效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三人皆元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九齡時賢相帝不悦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

勣以此言賛髙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效之又以此言賛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恵妃事見後齊家篇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絶諌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宫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咈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中官宫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争者其開端自勣與林甫始葢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元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亦時宰相

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悦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覘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又懼為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説其所以為是者欲諂元宗而排耀

卿爾元宗果為之大悅糴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著在史册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時賢相守正持重而林甫為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

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卹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

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耶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為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為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酖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覩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即皇太子）瑛等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烏雀也

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歳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户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羣臣乃以幾致刑措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耶是直以帝為盲聾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烏鵲乃安其巢是以天子之子欲為烏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

羣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敢於為此者度帝之聰明已衰方愛悅諛佞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為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為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

王忠王名璵即肅宗也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揺東宫又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鄰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别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内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内外無惎惎間也故飛語不得入

時楊國忠為監察御史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

國忠怙寵搏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為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摇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得攘以為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

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揺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猶探也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深居燕適沉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静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即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也善養君欲即趙高之勸二世肆意淫樂也餉遺左右即寒浞之行媚于内王莽之事旁側長御也昔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為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静少欲嚴内外之防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其技哉禮曰王中心無為以守

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遺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嗟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蓋賢材進則已

無所容言路開則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為之沮梗焉既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顓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摶之權而去其異已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

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為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姦臣之權至於能僇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為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

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劒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藴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賔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賔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

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咜久之以為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為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汨之也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以為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劒所以

為國之大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能知苦言之為藥甘言之為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有禄山能為難乎故内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眡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絢之賔詹嚴挺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加擯廢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

之於播遷之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

臣按姦臣顓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惸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為大

而蕞國小而纇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
王章僇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横為人主者可
不監哉
貞觀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
力奮然猶不為上将皆以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
於下先天開元中睿宗元宗年號若薛訥郭元振張説等自節
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邉勞且大任欲
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説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

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将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将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禄山髙仙芝哥舒翰等専為大将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禄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

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葢自禄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蕃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

塗炭遂自兹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虢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盖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既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於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為能也

國忠為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

意事邉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之操術略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邉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他不遑邮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狥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鳯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

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没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劍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鳯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没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並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

臣敢於蒙蔽如此為人主者其可不以天下為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盖人主知

畏天災必求己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耶嫚天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禄山專制三道隂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禄山不相悅屢言禄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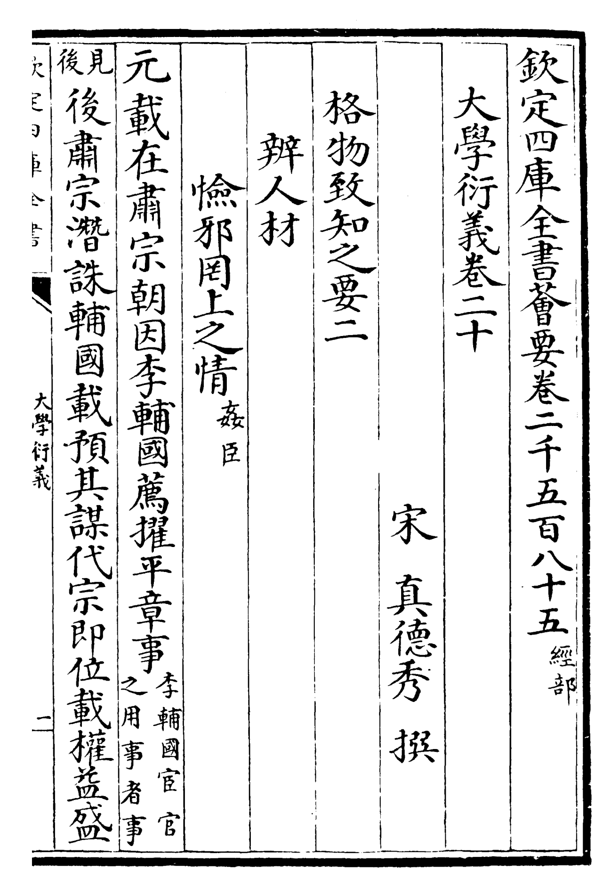
上禄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為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禄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禄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為大臣而激賊使發者果何為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禄故也葢姦臣之心苟可以為已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

吁可畏哉方是時禄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謟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悦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禄果可保耶祗足為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十九



大學衍義卷二十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姦臣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 李輔國宦官之用事者事見後

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

又以貨結内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議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即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即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姦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

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顔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

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有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

司馬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顔真卿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諱言者往往習為蒙蔽雖言官論事必令以槀草先白有去焉有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相師是以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圖為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

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為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

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執誼以黨伾等得宰相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臣按任文居中用事内則有宦官宮妾為之表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為之謀議此其所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為人君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魑魅罔兩影滅跡絶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懷慎清儉稱賢相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德宗悅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

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㝡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大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已者為之黨而去異已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羡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羡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召它吏議法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曰兹地有王氣元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

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僇立威杞惡楊炎既譖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葢不如是無以張已之權而使士大夫懾服之也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已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寛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

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眂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道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已意於是信之篤任之重而羣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鎰忠直鎰同為相者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

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鎰至鳳翔未幾為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專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杞先逐揚炎繼黜張鎰炎不足道也鎰暴忠王室魁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為上所親愛思所以間之會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可然後薦鎰夫所以

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儻德宗即從其請則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貌寢不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惟鎰與己竝相既不遣杞則遣鎰無疑矣此杞之狡謀德宗葢墮其中而不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皆决於杞播但斂袵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

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必言故相引至此鄉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為已之貳然後權一出于已而莫與爭霍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下何敢以廊廟自期一旦為權臣引拔至此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其安有所同異乎杞之用關播意蓋如此

近世蔡京秦檜韓侂冑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専
　國政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于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
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
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
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
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真卿至許州為希烈所留
真卿叱責之竟為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略杞惡之以為八蕃會盟使揆言臣不憚遠行恐死于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于路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為當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卒為所殺遣揆使吐蕃亦死于行葢皆用陽譽陰擠之謀而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無愛惜忠賢之心是

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涇原兵亂犯闕擁朱泚為主泚遂稱帝帝出奉天奉天城名杞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趙贊二人皆杞黨翃為京兆尹贊判度支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而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乘勝

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羣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悟貶為新州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懷光千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葢事理之必

不可者而德宗惑于杞言不使入朝益以乘勝滅賊之説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懐光變忠為逆與泚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為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

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之姦邪藴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于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

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鈎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鈎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為相内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宦官之用事者）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而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

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逄吉奏二人不恊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悟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兵部侍郎敬宗立逄吉又誣紳將不利于上貶端州司馬

臣按逄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為親近有内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而非密近之地去内廷而任外司則逐之也易矣人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逄吉之

術益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察之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為盖蓋如此近世言官事之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于六曹尚書諫議侍御之于侍郎司諫正言之于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于列寺卿少其位則遷而其權則貶名曰優之而實抑之一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為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中人用事者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于帝文宗也訓持詭辨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帝見其言縱横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鋭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復恩讎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見他宰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

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憶揣人度隱李愬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名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沓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進于是兩人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

乘是進退士大夫撓骫朝法衆策其必亂未幾訓等偽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之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禀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為寒心竪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謁所乘

天果厭唐德哉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翻之辯文宗不察目為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自憲宗世用事至是五朝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

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
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
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
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
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
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

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者乎人主德不修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所者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僇漢業壞而張趙誅（趙忠張讓）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昌若馬存亮輩不貪權不濫寵為能保其身哉然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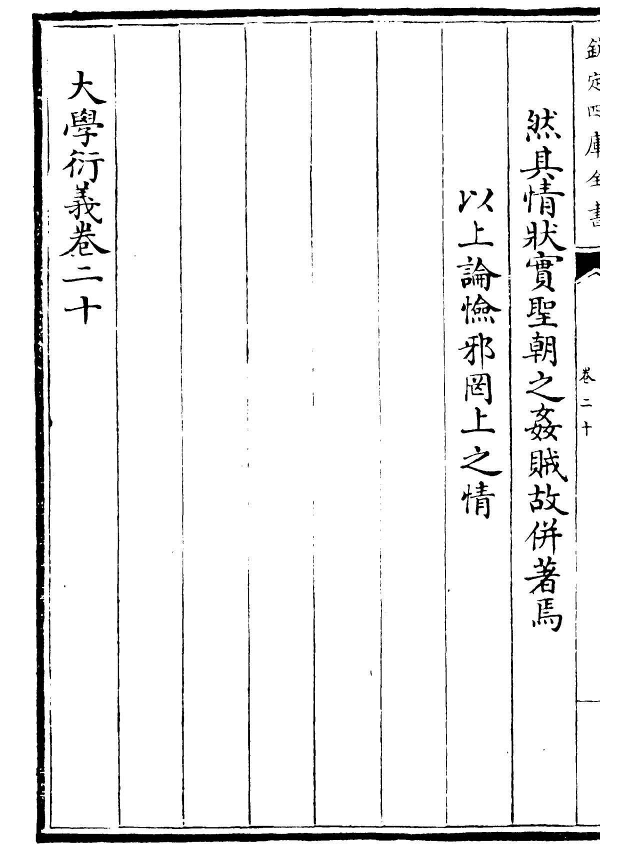
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為人主者宜寘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之不能惑姦佞之不能蔽也必矣否則未有不為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强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昭宗用為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温本黄巢之將後降以為節度使）委心結之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數為全忠畫醜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强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

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强大終亡天下脩亦身屠家滅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中人外連强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璨者為相挾全忠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媢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寃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唐史姦臣傳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産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皆勸高宗立武后也林甫

將蕃黄屋奔鬼質敗謀輿元麐謂盧杞也崔柳倒持李宗覆謂崔胤柳璨也嗚呼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許敬宗李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胤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温因之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北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于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讎怨以要其君也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



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二十